



鸣弓 著

事了梦未残

——鸣弓读史随笔

鸣弓先生近年来在《书屋》频频亮相，

其所写的读史随笔如老吏断狱，辣味十足。

此次将历年读书心得结集出版，读者可全面了解他的才情和胆识。

鸣弓先生在甘肃兰州的一所中学执教数十年直到退休，业余时间通读过“二十四史”，仅此两点，就值得《书屋》杂志向他表示敬意。

湖南教育出版社



事了梦未残

——鸣弓读史随笔

鸣
弓
◎
著

鸣弓先生近年来在《书屋》频频亮相，

其所写的读史随笔如老吏断狱，辣味十足。

此次将历年读书心得结集出版，读者可全面了解他的才情和胆识。

鸣弓先生在甘肃兰州的一所中学执教数十年直到退休，业余时间通读过“二十四史”，仅此两点，就值得《书屋》向他表示敬意。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了梦未残/鸣弓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9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6313-2

I. 事… II. 鸣… III. 封建社会—中国—文集
IV. K2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173 号

事了梦未残

鸣弓 著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s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8×1000 16 开 印张: 19 字数: 2008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7-5355-6313-2

G·6308 定价: 38.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代序)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史籍之浩繁可谓汗牛充栋。这首先是得益于古代的史官制度。史，许慎解释为“记事者也”，古字象征一个人手执策记事。《史通》谓“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肇自黄帝，无可稽考；到周代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则有记载可征。《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天子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是为实录。尽管由于为尊者讳的陋习使得实录打折，可毕竟为已逝的岁月保留了可资后人借鉴的宝贵记录。

历史是一面镜子。司马光编撰史书，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到宋神宗的认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有《资治通鉴》的名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前朝的镜子就摆在眼前，关键是革了前朝命的新政权的当家人愿不



愿照、会不会照。即使开国者愿照，其后继者是否也能自觉保持这种照镜子的好习惯？贾谊有言：“明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问题恰恰在于，天天甚至时时照镜子、正衣冠、美姿容的统治者所在多有，而自觉照历史镜子的却总是那么稀有；且忘性大于记性，不能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总是瓜瓞绵绵，“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兴勃亡忽就成了历朝历代难以跳出的周期律，正如明人皇甫汈诗句所吟：“殷鉴良非远，秦宫究可哀！”

孔子作为史书《春秋》的编修者，深知历史传承对文化发展之极端重要性，“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也是他之所以喜欢周文化的原因。尽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褒贬很到位，臧否有力度，但是像孟子言称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洵属夸大史书作用，乱臣贼子才不在乎史书的针砭呢！倒是那些治世明君对史官之笔有所畏忌。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史臣秉笔直书固然对皇帝有某种约束作用，而对“天下人亦皆记之”的敬畏，尤其让李世民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和惕厉。赵匡胤于龙颜大怒之际，听被他打掉两颗门牙的臣子说此事“自有史官书之”，便极力制怒，变得和颜悦色，还奖励了那位直臣。唐宗、宋祖不唯关注生前事，亦看重身后名。然而对于信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说，史书留什么名他压根就不在乎，弄不好他一发狠就连史官也宰了。

文天祥讴歌的太史简、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典型，太史

还付出了兄弟两性命的惨重代价。北魏崔浩则因修史而罹祸,且株连亲友僚属多人。太武帝拓跋焘任命崔浩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并明确指示修史原则:“务从实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崔浩遵照御旨,详细而真实地撰写了北魏祖先的历史,并公布于众,以彰直笔。高允闻之,立即警觉到这可能为崔门惹来万世之祸,而且担心“吾徒亦无噍类矣”!参与修史的人都性命难保。果如高允所料,路人读了公开的实录,以为谈资;鲜卑贵族觉得像被人揭了老底,异常愤怒,纷纷向皇帝告状,认为这是暴露先辈的阴暗面(“暴扬国恶”)。皇帝大怒,立即命人查处。高允因有太子求情,加之自己实话实说敢于担当责任打动了皇帝,被特赦;定讞诛杀崔浩及僚属,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后因为高允和太子一再求情,少杀了数千口人,但崔浩一家必死无疑,且株连整个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论远近,以及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其余人犯皆止诛其身。计有数百人死于此次骇人的修史文字狱,这还算是宽大处理呢。曾被皇上誉为“胸中有甲兵”、恩宠冠一时的一代名臣崔浩,临刑前受尽侮辱,卫士数十人给他浑身撒尿,呼声嗷嗷,惨不忍闻。

因修史而招致祸端,称为“史祸”,章炳麟谓史祸等“较之廷杖,毒螫百倍”,信非虚言。本来修史的原则应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明昏廉贪贤愚善恶,如实记录即可。但是,在政治游戏、假话盛行、真话稀缺的国度里,想在史书上写真话,也得付出鲜血的代价。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弥漫着血腥味,史官诚可敬,制度太可恨!

史祸,在当代民主国家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2007年7月5日《南方周末》有文章说,美国人不但揭出了华盛顿总统当年蓄养九名黑奴的老



底,而且还由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纪念馆。我倒想推荐给动辄“与国际接轨”的某些官人们,请照照这面洋镜子。乔治·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当然称得上“伟大”,他拒绝君主制,不谋求终身总统,绝对够得上“英明”。面对伟大英明领袖曾经的丑事,美国人也不怕给自家脸上抹黑,硬是抓住不放,做足了负面报道的文章。现任总统也不出手干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原来美国的总统是“关在笼子里”的,只准循规蹈矩,不许乱说乱动!在这种语境下,慢道已故领袖,就是在职元首,人民也照样指责,无所忌惮。领导人得老老实实把民意当作一面镜子,即便照出了你的“猪八戒模样”——里外不是人,你也不敢砸镜子。这就叫依法治国,其核心则是依法治官。

古镜明显陈旧,洋镜不合国情,两者仅可参考而已。若论映照效果奇佳和反应迅捷,最佳之镜莫若就地取材,问民情,聆民声。这个道理古人早就讲过:“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书·酒诰》)。意思是说,对着清水(上古没有镜子)只能照见自己影子,仔细观察老百姓的反应,才能知晓执政的水平及国运的吉凶。真正能身体力行这一原则的是现代民主政体下的执政者;也不必寄希望于他们的自觉自律承诺之类,而是运用制度的笼子和法律的绳子,严格限定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倾听主人的声音,不高兴也得听。而主人批评起来,又是那么的口无遮拦无所顾忌。重大国是须交全民公决,公决的结果政府必须遵照执行。古镜今镜洋镜中镜,远照近照反照正照,在政治上似可归结为:其一,保障公民的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说真话的权利,包括民意代表和传媒反映真实民声的权利;其二,把当权者关进笼子里,要求他们必须听人民的话,与人民保持一致!这应该是现代政治民主的精华之所在。

目 录

00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代序)
	第一辑 从太上皇说起
001	透视太上皇现象
009	帝王泪与太子泪(外一篇)
031	“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
052	亡国后妃的命运悲歌
071	古代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
083	古人如何面对天灾
098	岳飞、于谦两少保冤狱及其平反
115	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139	冤案拷问官员灵魂
145	一出皇帝主演的“亲自”戏
149	祥瑞是“讲”出来的
171	国姓与国讳
194	黑头发,中国货



第二辑 夜半无事读闲书

- 213 杨震之死 100
219 孙权顶不住说情风
221 苏武节该怎样用
224 刺舌教子
226 赌博行贿 100
228 文集与政绩 200
230 魏征为何不愿做忠臣 120
233 绝代才女，一疏名世 220
236 异哉，税收名目 170
238 过把瘾就死 280
241 古代的“送温暖” 200

第三辑 在锈弦上轻轻弹奏

- 245 中华文化的大字情结 241
250 乱根在上 151
254 “著名错误”所昭示的 201
257 抢座位

261	戏说大唐取经团
264	宙斯与玉皇大帝之比较
269	狗年乱弹
273	古今县官文风之比较
276	法国人的角色意识
279	贾谊何曾戴王冠
281	为易中天《闲话中国人》指谬
285	后 记



透视太上皇现象

太上皇，是皇权政治的特产。辞书的解释是：

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太上皇。不过，第一个被称为太上皇的秦庄襄王，却是死后由其子秦始皇追尊的；其后，汉高祖刘邦亦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这两个早期的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而太上皇的那种情况有别。

由皇帝而太上皇，用当代政治语汇说叫“退居二线”吧。检索史籍，这类正牌太上皇有：晋惠帝司马衷；十六国时代大凉天王吕光；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北齐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北周宣帝宇文赟；隋炀帝杨广；唐代高祖李渊，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顺宗李诵，昭宗李晔；宋代徽宗赵佶，钦宗赵桓，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西夏神宗李遵顼；西辽直鲁古；明英宗朱祁镇；清高宗弘历。

皇帝宝座之极具诱惑力，可借用毛泽东的诗



句来表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病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英雄”武力赶下台；活着能让出皇帝宝座——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毕竟很难得。权迷心窍如唐宣宗，大臣请他早建太子，他一听此言便满脸不高兴：“若早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视权力为命根子，皇帝最怕“下岗”，那些禅位去做太上皇的，实乃形势所迫，不得不尔。

大致说来，皇帝禅位而为太上皇，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国事艰难，皇冠变为“愁帽”，甚者宝座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于是主动摘愁帽、离危座。

高湛是北齐第四任皇帝，史称武成帝，本性好玩，佞臣和士开则公然劝他不必为政事劳心费神，当趁年轻及时行乐，“一日快活敌千年！”此言正中玩主下怀。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又很不利于高湛行乐：强敌北周联合突厥屡次攻击北齐，干戈不息，操劳国事，委实恼人，他遂临阵撂挑子，传位于太子高纬，自称太上皇，专务玩业去了。

高纬史称后主，其玩性实在乃父之上。尽管此时北周愈益强大，志在吞齐，江南陈国亦随时准备趁火打劫，高纬仍自编自弹自唱《无愁之曲》，因有“无愁天子”之称。“无愁天子”愁更多，待周兵一路追杀过来，围攻齐都邺城，高纬全无演唱《无愁》曲的洒脱，愁眉紧蹙，计无所出，唯有自摘愁帽一着——皇冠让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去戴，自己做太上皇吧。国难当头，一推了之，大概只有“无愁天子”能想出这“高招”。你成年人扛不起的重担，却压给一个儿童，这不是拿治国当儿戏吗？事实上，高纬的太上皇只做了一个月，便当了俘虏，很快就被砍了脑袋。

唐睿宗李旦登上龙椅，得力于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二人。缘此，太



平公主权倾内外，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现，朝臣亦分为对立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睿宗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自己做了太上皇。

唐玄宗皇帝位子坐了四十三年。前期，他励精图治，将唐王朝带进“开元盛世”；后期，他耽于声色，任用权奸，政治腐败，终致“天宝之乱”。叛军攻陷京都屏障潼关，危急关头，玄宗仓皇出逃，马嵬兵变，爱妃不保。沿途百姓拦道挽留，玄宗不得已，乃令太子李亨留下来宣慰百姓。李亨接受大臣建议，为了安定人心，即帝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肃宗一面布告天下，一面遣使上表，尊玄宗为太上皇。避难成都的李隆基，面对破碎的山河和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既成事实，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尊号，交出传国玺。

国难当头，皇帝难当。宋徽宗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也选择了退位交权。北宋末年，饥民造反，金兵紧逼，内外交困，政局岌岌可危，徽宗被迫下“罪己诏”，姿态不可谓不高，然腐败早已病入膏肓，此举实在于事无补。惶惶不可终日的徽宗，避难卸责的惟一选择便是让位，把烂摊子甩给太子赵桓去收拾。钦宗赵桓力图刷新政治，扭转颓势，即位半年时间便将前朝宠臣贬杀殆尽，全然不给太上皇一点面子，其整顿力度够大，手腕够铁了，怎奈国家之弊已无药可医，决不是撤换几个人所能疗救。赵佶的太上皇美梦也迅速化成了噩梦，做了金人俘虏，戴着一顶侮辱性的“昏德公”帽子，屈辱地熬尽残年，客死他乡。其实，这完全是他自食其果，怪不得别人。



宋徽宗是由太上皇变俘虏的，而他的儿子钦宗却是在俘虏营里得到一顶“渊圣”冠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接受改造的兄长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抛出这类似太上皇的荣誉称号，不过是赵构的政治秀，对度日如年的昨日君王赵桓则毫无意义。

另有一个以俘虏身份被尊为太上皇，最后又由太上皇而皇帝，这个特殊的太上皇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也是面对北方强敌，年轻的英宗，听信宦官王振的馊主意，御驾亲征，结果做了瓦剌人的俘虏。消息传来，朝廷震惊，一片慌乱，危急之秋，大臣于谦等辅佐英宗之弟朱祁钰登基，是为明景帝。这非常措施果然有效，稳定了政局，俘虏营中的英宗也得以被遥尊为太上皇。翌年，太上皇被瓦剌人送归，景帝亲迎，兄弟相对而泣。接下来便是争权夺利，兄弟相煎，英宗复辟，景帝失权，悒郁而死。可见身为官家，倘非万不得已，是绝对不愿退居二线去当太上皇的，权力真是命根子啊！

与宋朝并存的党项族政权西夏，其第八任皇帝夏神宗李遵顼，在成吉思汗的铁骑弯弓面前，早已是惊弓之鸟，又与曾经的盟邦金国失和，双方鏖战达十年之久，两败俱伤后，又要遭遇蒙古人更加猛烈的攻击，国是如此艰难，李遵顼除了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实在别无选择。至于年轻的接班人李德旺到底能苦苦支撑几日，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其二，受到武力胁迫，不得不称太上皇。

晋惠帝司马衷是有名的弱智皇帝，他上台后，很快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年）正月径直篡位，做了皇帝，改元建始，而将惠帝迁于金墉城，改城名为“永昌宫”。可能是考虑到这个白痴不会对他刚到手的皇位构成什么威胁吧，司马伦不但留惠帝一条活命，还

免费给送了一顶“太上皇”的冠冕。倘论辈分，赵王是惠帝的叔祖父，看来各种辞书谓太上皇是皇帝的父亲，其实不完全妥当，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太上皇，譬如晋惠帝司马衷。司马伦的皇帝宝座还没焐热，就遭到皇族其他几位王爷的联合反对，经过两个多月的血战，双方战死近十万人，司马伦皇冠没保住，脑袋也落了地。惠帝又被人拥上了皇帝位子，继续当傀儡皇帝，而那几位劳苦功高的王爷实际上充当着惠帝的“太上皇”，虽然他们无此名号。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政治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十三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元年，遥尊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这一出政治活剧，纯粹是李渊一手导演的，隋炀帝远在江南，自知末日来临，在醉生梦死中等着别人砍脑袋，皇冠上头又掣了一顶“太上皇”冠，他也浑然不知。第二年三月，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哭了一场，而后逼杨侑禅位，他自己做了皇帝。

李渊扫灭群雄，建立唐朝，统一全国，次子李世民功劳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间亦难免猜忌，而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势同水火，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权力角斗，你死我活，李世民率武士杀死建成、元吉，志在皇位，咄咄逼人，高祖只得以李世民为太子。仅仅过了两个月，李渊便很识相地禅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



阳院,从墙穴传送饮食。他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等,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国,至第三代直鲁古,亦被人强力夺取“大宝”后送上太上皇的帽子。此前,乃蛮部已为成吉思汗所灭,太阳汗之子屈出律(也有译为古出鲁克或曲书律的),亡命投奔西辽。西辽与乃蛮一向友善,直鲁古不但接纳了屈出律,还把公主嫁给了他。由战乱余生的“亡国奴”一跃而为皇帝爷的乘龙快婿,按说屈出律应该感恩戴德到永远了吧。然而不,他见在位三十年的岳翁倦勤好乐,不理政事,便联络花刺子模等藩属发动叛乱。翁婿兵戎相见,武力“对话”,战败的直鲁古只能听任胜者的摆布:投降,让位,去当太上皇。没取你项上头,就便宜你了,何况还有一顶太上皇冠,乖乖地戴着吧。

其三,由于健康原因,委实不能视事。

十六国时代后凉建国者吕光,氐人。他原系前秦大将,率兵征西域,获悉秦主苻坚被杀消息后,遂占据河西,于孝武太元十四年(389年)即三河王位,国号大凉。七年后,又改称天王。直到他病体难支时,才匆匆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接班人刚安排好,这位太上皇就一命呜呼,其尸骨未寒,他生前最担心的骨肉相残、争权夺利就迅速变为现实,导致国力遽衰。此系后话。

唐顺宗李诵,中风失语,委实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八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固然,退居二线将养身体是李诵的明智选择,但如果人家不退,谁也拿他没办法。因为天下本来就是他家的私产。

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职,政



事多取决于李后。至其父寿皇病歿，光宗因病竟不能执丧。朝臣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而尊光宗为太上皇。

其四，厌倦政务，欲求清闲。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算是一个典型。他十二岁继皇位，史书记载这位拓跋皇帝“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才二十岁左右，他就想离休，已经让举朝上下惊愕不已，而他准备将帝位禅让给成人的叔叔拓跋子推，而不是自家年仅五岁的太子宏，就更加招来一片反对声，有大臣甚至言称要“刎颈殿廷”誓死反对。他遂传位于太子宏，改元延兴。其实拓跋弘想传位于叔父，不过是假相，属于老子的“守兑之术”，看看各方的反应而已，他当然愿意将皇位传给儿子元宏。按群臣意，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看来，一旦上套，就身不由己，想不当皇帝也难。

除了拓跋弘一个特例，这号太上皇大抵比较长寿，龙椅坐得过久，真的厌倦了政务，向往清闲，于是一退了之。宋高宗赵构当了三十六年皇帝后，实在厌了倦了，乃禅位于赵昀，是为孝宗；孝宗在位二十八年，亦厌勤退位，传位于赵惇，是为光宗。光宗尊孝宗为寿皇圣帝——实际上就是太上皇。当然，南宋小王朝前期三个皇帝都主动禅位去做太上皇，实在是因为北有强敌虎视眈眈，动辄武力威胁，整日价战战惶惶，那个皇帝不好当。

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继位，整整做了六十年皇帝，实在无心政事了，才禅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表面上，乾隆退二线了，实际上，大政仍然由他决断。

和乾隆式太上皇现象相类似的，还有代代相传的太后垂帘听政现